



张謇借摹暖叟书

□赵鹏

张謇喜书法,并且似乎对何绍基的书法有所偏嗜,尤其看重何绍基的书卷气。但为这摹刻的书作跋语,对于书法没有作议论,却对原件出借者经元善的风节特别推崇。



《说文解字叙》节录,何绍基书(朱拓本,33.6×128×4厘米)

张謇跋文

最近看到一件朱拓篆书屏,一堂四幅,其篆书为暖叟何绍基所书,内容则是《说文解字叙》的节录。书法最后另有小行书跋语,细看乃张謇所作,其文为:“光绪己亥二月,从绍兴经莲珊(元善)借慕。莲珊双手皆聋,而懿直有风节,使台疏有如此人,朝政必有可观。謇记。”此跋虽短,却是不凡集的佚文,亦足珍惜。

从跋文可知,这件篆书屏,是张謇向世富商、慈善家经元善借来摹刻的。而镌刻者也在作品上留下一行题记:“岳州平江师安室寿拓”,岳州平江即现在湖南

省岳阳市下辖的平江县。师安室的主人姓方,名贞吉,在当时以镌碑、刻瓷而著名,曾来通州为张謇刻碑多种。方氏题记中的“寿拓”一词比较少见,大概指制作这种书法屏幅,用朱红色拓成,最适宜于贺寿礼品之用。

张謇喜书法,并且似乎对何绍基的书法有所偏嗜,他在与友人通信里曾说:“此间见何道州所临《史晨》、《张迁》,俱中年精力弥满之作,变化处突过完白,无论他人。”这是拿完白山人邓石如与道州何绍基相比,认为何是能够完胜于邓的。到了

晚年,张謇更有一次对师范毕业生的讲话里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今之于篆隶,多推邓完白,予谓何子贞实驾而上之。一则与气,一则土气。何读书多,邓读书少也。”可见他看重何绍基的书卷气。由此看来,他借何绍基的作品来摹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我所见的材料,还不能知道张謇与经元善有什么具体的交往。从跋语得知,张謇借此摹刻的时间是“光绪己亥二月”,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其时张謇四十七岁。查张謇日记,这年二月他

曾有江南之行,先后到过太仓、常熟、无锡、苏州、昆山,再抵达上海,并有多日逗留,到月底更乘船往江宁。向经元善借书法摹刻,应该就在这次逗留上海的期间,此时经元善近花甲,已经两耳失聪、一目失明,而仅隔四年就病卒于沪寓了。

张謇为这摹刻的书作跋语,对于书法没有作议论,却对原件出借者经元善的风节特别推崇,甚至认为朝廷有经元善这种“懿直”的人,也即敢于说真话的人,政局也会一改旧观的。这应是对经元善极高的评价。



春江与学权补遗

□吴松延

1月10日《江海晚报》刊登了赵鹏先生《春江与学权》一文,介绍二僧与僧校及张謇之谊外,还指出现有的一些失误,值得一读。

因笔者对该话题也曾有关注,于是据手头资料整理成文,盼能对赵文中的还俗时间等问题予以确认或补充。

张謇对学权之赏识

张謇对春江、学权颇为欣赏,个中缘由,佛学大师圣严据其太师祖竺香老人回忆,在其《归程》一书中曾作记述:

有一天张四先生来狼山游览,要找一个和尚陪他,许多老和尚都走了上去,这些老和尚,多半蓄起了一大把俗不可耐的胡子,四大人拉住其中的一个问:“和尚! 你把头发剃光,反将胡子留起,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老和尚支吾了好一阵,答不上话来,只好张起口来哈哈地傻笑。四大人一连问了几个,都是一般的老木瓜,就命他们把胡子通通刮光。倒是一个青年和尚,在旁插进来说:“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

张四先生一看,这年轻和尚答得不俗,于是笑着说:“嗯! 将来你可以留胡子了。”

这个青年和尚,也就做了四大人那次游山的游伴。他是谁? 就是后来去读师范而返俗的张居士。但我看到他时,虽已两鬓斑白,并没有蓄起胡子,大概是留了头发就不留胡子了。

在张謇的诗文中,另有不少与二僧有关的记录。如1915年后致函孙寅初:“属春江代收做三天间屋勒脚之石料”。也曾为林溪精舍与盲校等工程致函孙与春江。1917年4月23日,张謇置酒招待学权、春江等,贺“东、西林溪成”并赋诗记述。30日又致函薛秉初:“属学权、春江、鸿磬同核(黄泥山帐契),若春江移石不暇,即学权佐核。”当年6月,曾两次前往林溪精舍探视病中的学权。于此可见张謇与二僧关系之亲近。

二僧与僧校

张孝若曾介绍过僧校由来:“我父后来想到狼山也是南通名胜的地方,和尚也是人民的一个团体,老是这样弄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帮他们设计,办一个僧立小学堂,教导未来的和尚,教员自然找和尚最好,于是拣了两个已经识一点字看起来可以造就的年轻和尚去读书。”

据通师档案,学权与春江系师范第九届本科生,于宣统三年(1911)正月入学,民国三年十二月毕业。如此推算,该校办学时间似应不早于1915年。但《南通市民族宗教志》记为“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再查1914年所编《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一书,所记时间更是精确到1912年1月。因其间仅时隔两年,可信度较高,且与1911年6月初的简讯也基本吻合:

通州狼山各庙僧人,前遣僧徒二人入师范学校讲习肆业,将次毕业。今特就该山斗姆宫改建一初等小学,即以该二僧为教员,教授狼、军、剑等山僧徒及山麓居民年龄已及学童,现在布置渐有头绪,二僧于学期毕业后即行开课。

简讯中有两条信息:一是二僧最初就读的是讲习科,本科(即专门科)或许是后来转读。二是办校的硬件布置当时基本到位,并已做好次年二僧毕业即开学的准备。至于二僧就读与僧校开办时间并不吻合,其原因尚待探究。

史料中的二僧是非

僧校开办之初,就有不少关于该校的记载。如通师学生吴浦云于1916年曾往该校,记下“有江师所书校训:定勤”,且有四个年级。

1917年4月,有《时事新报》记者至僧校,“主持校务者春江僧,以外尚有学权僧担任教习。……二僧办理学务颇为认真,学生僧俗各半,合约七十余人”。而同年另有往访者“遇教员春江和尚,于校门外立谈情况,得悉学生五十人,分四级教授,一律免费,以恤寒微”。并感叹“和尚肯习师范者不多见,况在山居,毕业后即代地方补助教育,于学生毫无所取,亦正道不谋利之徒欤”。

据记载,二僧在任教之初“办理学务颇为认真”。1916年秋,他们还致“函张公,请收回捐育婴堂之款自办高等小学。啬公当将原函送县教育会、县公款处协议论”。两处函复啬公,“大致谓该僧等热心办学,具见慈善为怀,殊堪嘉许”,肯定“该僧人拟办高等小学,用意甚善”,但认为城区已办高小且狼山“距城亦近,尚无增设前项学校之必要”。

但二僧却未能如张謇期待的那样顺利办学。一说是两人“毕业了回去办学堂,其余顽固不开通的和尚,人数当然比他二人多,潜势力也就大,很排挤他们”。另有一说是他俩未能抵御尘世诱惑而犯戒。对此,当年沪通两地报纸曾细数其劣迹,如“着艳服、唱淫词、讨小老婆、吃狗肉馒头”性嗜赌博,“一再浪迹于沪渎长三幺二公馆(按:即妓院)”。张孝若所记“我父觉得与其暗中偷偷摸摸吃酒肉、嫖女人,还不如直接爽快,留起头发,正式讨起老婆来,比较光明点”,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二僧还俗时间

师范毕业返山办学的春江、学权,和原先那些和尚相比固然头脑较新,生活也较为现代。而张謇也相当开明,在送他们去读书时就说:“你们能吃素最好,如果愿意吃荤,也没有什么不可。”但狼山僧众无法容忍二僧的所作所为,张孝若亦记“那时反对的人很多,认为破坏名教,罪大恶极,万不可行,连我三伯父也气愤起来,恨和我父亲争论一回”。

自1918年起,本地报纸多次出现二僧的负面消息。如以《春江学权尚作威恶耶》为题,指其勾结警区,诬告他人。以《戏拟和尚娶妻之辩辞》一文,在报端戏谑二僧。面对压力,他俩大约在1918年告别讲台,离开僧校,仍在山为僧。随后于1919年4月连日在《通海新报》发布启事,宣布还俗:

仆等自十一岁出家于狼山,迄今十有九载,蒙我师长栽培,稍具知识,而略辨是非,且本性率真,不肯依附,以故凡所举措,动辄招尤嫉妬者,故毁謗横生,而误会者亦同声附和于是攻击诬告,层见叠出。仆等清夜自省,实堪痛心,窃思与,其出家受累,何如入世心修,就此离山,各归己族,此后凡有关狼山梵行、福慧两庵事,概与仆等无涉。谨此登报以闻。

至于二僧下落,圣严也有记载:“当我上山之时,这两位返俗的狼山和尚,均已五十开外的人了。一个姓窦,仍在那所小学堂里教书,教的却不是山上的小和尚,而是山下的村童。一个姓张,在山上的藏经楼闭门阅藏。”而窦、张即为春江、学权的俗家姓。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钱基厚与季恺同框旧照

□白维

(1912—1994),如东人,可谓季恺同乡,也是一位老革命,曾任无锡市常务副市长、文联主席等职。赛事期间,他们三人与大公篮球队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位上海人)合影留念。照片中,从右往左依次是季恺、徐静渔、上海人、钱基厚。季恺、徐静渔都戴着眼镜,穿着军装。钱先生也戴着眼镜,穿着袍子,严肃地站立着。上海人手持一面锦旗,上书四字“以襄义举”。

另一张照片应摄于1952年(原照下后人误记为1951年),钱基厚、季恺、包厚昌等人为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落成剪彩。包厚昌(1911—1992)曾任新四军苏中六分区司令员、无锡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等职。无锡市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与季恺有着直接关系。受市政府委托,季恺组织建设局设计建造人民大会堂,于1951年5月22日动工,1952年5月26日完工(林学文《季恺与无锡城市建设》)。又据季恺部下李正

追忆,1949年12月,无锡市领导决定建造人民大会堂。市长顾风请许楚珍(后为无锡市建设局工科科长)帮忙,许楚珍又将任务交给之江大学毕业生李正。正因为起草设计人民大会堂建筑方案,李正结识了季恺。季恺经常去看望大学刚刚毕业的李正,两人关系非常融洽。李正又请他的老师赵深设计人民大会堂。施工过程中,设计图纸需要改动,季恺就请李正帮忙,最终人民大会堂顺利落成(李正《一个尊重知识分子和人才的好领导》)。照片显示落成典礼上,钱基厚、季恺、包厚昌作为领导,坐在中间。三人中,钱先生一身黑袍,位于正中,手里还撑着拐杖。他的一边是戴着眼镜的季恺,一边是包厚昌,三人前方的桌上摆放着一个盆景、一个盘子等,盘中还有一把剪刀,显然是为剪彩准备的。

1951年初,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正式发文任命季恺为无锡市建设局局长兼任无锡

航运管理处主任。季恺还曾是无锡市人大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钱基厚出任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苏南行署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因此两人时有相遇,在所难免。

就在落成典礼举办后不足三个月,钱基厚又去往人民大会堂。1951年7月29日,爱国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父亲)离世,苏南行署正副主任官文蔚、钱基厚上门吊唁。8月11日,无锡市各界近两万人前往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公祭荣德生。《荣氏父子》等书都有记载:钱基厚那日出席了公祭大会。那日,季恺是否出席公祭大会,已经无法考证了。多年后,荣氏后人曾评价季恺:“共产党真有人才,国民党在无锡二十多年,从没有这样的建设局长。”这段评语,也为那张1952年的照片加了一个“注解”——以人民大会堂为例,见微知著,季恺是无锡城市建设的历史功臣。

航运管理处主任。季恺还曾是无锡市人大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钱基厚出任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苏南行署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因此两人时有相遇,在所难免。

就在落成典礼举办后不足三个月,钱基厚又去往人民大会堂。1951年7月29日,爱国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父亲)离世,苏南行署正副主任官文蔚、钱基厚上门吊唁。8月11日,无锡市各界近两万人前往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公祭荣德生。《荣氏父子》等书都有记载:钱基厚那日出席了公祭大会。那日,季恺是否出席公祭大会,已经无法考证了。多年后,荣氏后人曾评价季恺:“共产党真有人才,国民党在无锡二十多年,从没有这样的建设局长。”这段评语,也为那张1952年的照片加了一个“注解”——以人民大会堂为例,见微知著,季恺是无锡城市建设的历史功臣。

2016年8月11日,姜堰区人民政府发文,认定吴九成为红军失散人员。至此,吴九成也成了江苏省唯一健在的红十四军的幸存者。2016年10月18日,江苏省民政厅负责人专程赴泰州姜堰看望慰问吴九成,为他送上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埋藏在心中八十多年的愿望,终于能被理解并相信,吴九成和他的家人都非常激动。

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陆玉明和爱国拥军基金发起人张志光等人员,多次前往泰州姜堰,慰问吴九成老人。陆玉明会长深情地说:“吴九成参加红十四军的光荣历史,是南通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值得新四军研究会很好地学习和挖掘。”

2023年10月3日,是南通籍老红军吴九成109岁生日。这天上午,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后代分会副会长、2023年第三季度南通好人张志光冒雨赶到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为老人祝寿,并送上鲜花和2000元慰问金。至此,张志光已连续8年看望慰问吴九成老人。

百岁老红军演绎人生传奇

□戴卫民

4月16日的二打老虎庄。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吴九成回忆,当时我的排长徐荣压低声音说的那句话:“十分钟后果发起进攻,目标是‘老虎庄’。”军长何昆决定,亲率一大队从东面进攻东庄;我所在的一大队以班为单位快速前进,率先对敌人发起攻击,当炮楼仅百米远的时候,炮楼下瞬间喷出一排排火舌,疯狂地吞噬着战友们的性命。敌人的枪声随之从密集扫射变成零星点射,军长根据枪声判断敌人主力可能不在东庄,必须想办法把他们吸引过来,先是命令三人一组瞄准射击,制造“机枪”迷惑敌人。另外,让徐荣排长带领战士迂回占领四五百米远的北侧高地,防止敌人绕道对我形成夹击。随着行进速度的放缓,我的枪口不自觉地指向周围。正在这时,手榴弹骤然炸响,敌人惊慌失措。吴九成回忆,当时我的枪口不自觉地指向周围。正在这时,手榴弹骤然炸响,敌人惊慌失措。

新中国成立后,吴九成一直想寻找红十四军,多次向姜堰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但没有人证物证,他的红军身份一直无法确定。2015年的一天,如皋红十四军研究会接待了吴九成一家。老人表示,自己是失散的红十四军战士。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会长浦文海、副会长殷春泉对这一线索十分重视,随即展开调查。为了验证当年的历史,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殷春泉陪同吴九成一起到如皋红十四军纪念馆,没想到吴九成的一个举动,让殷春泉惊呆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红十四军一师师长兼二团团长张世杰的遗像前,老人突然深深鞠躬:“张世杰团长,战士吴九成来看你啦! 你在地下安息吧!”尘封了86年的红军战士的战斗历史,在此刻鲜活地再现了。在如皋,吴九成老人讲到的许多

史实都和历史记载的丝毫不差。吴九成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如皋、泰州两地领导的高度重视。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会长浦文海牵头,在江安、上海、泰州等地展开了全面的社会走访调查,广泛收集人证物证。殷春泉经过多次实地走访调查,取得了很多吴九成曾经在江安战斗的实证。

2016年8月11日,姜堰区人民政府发文,认定吴九成为红军失散人员。至此,吴九成也成了江苏省唯一健在的红十四军的幸存者。2016年10月18日,江苏省民政厅负责人专程赴泰州姜堰看望慰问吴九成,为他送上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埋藏在心中八十多年的愿望,终于能被理解并相信,吴九成和他的家人都非常激动。

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陆玉明和爱国拥军基金发起人张志光等人员,多次前往泰州姜堰,慰问吴九成老人。陆玉明会长深情地说:“吴九成参加红十四军的光荣历史,是南通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值得新四军研究会很好地学习和挖掘。”

吴九成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1930年